



《小鬼当家》的「小鬼」40岁了

哪句话能让你1秒钟觉得自己老了?最近,有一个人的一句话做到了。8月26日,美国电影《小鬼当家》主演麦考利·卡尔金发了一条“推特”：“伙计们,想体会下变老的感觉吗?我40岁了,不客气。”《小鬼当家》里的可爱小男孩,竟然已经到了不惑之年。对麦考利·卡尔金来说,过去40年的人生大起大落,经历过巅峰,也跌落到谷底,如今正是他最好的时候。



《小鬼当家2》中特朗普还客串了5秒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 编译

14岁实现财务自由

如果单说“麦考利·卡尔金”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是谁;但如果说《小鬼当家》里的“小鬼”,那个古灵精怪的金发小男孩就会瞬间浮现在眼前。当年,《小鬼当家》不但风靡全美,在中国也备受欢迎,尤其是对“80后”“90后”来说,那是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然而,后来麦考利·卡尔金仿佛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偶尔看到他的名字,还是在“童星长残”这种话题中,甚至一度传出他已经去世的假新闻。最近,麦考利·卡尔金的那句“我40岁了”才让网友们意识到,他不但活着,而且状态很好。

10岁那年,麦考利·卡尔金成为《小鬼当家》的主演。1992年,麦考利·卡尔金又出演了《小鬼当家2》,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里面客串了5秒钟。这种类似美国“贺岁档”的圣诞节喜剧电影大受欢迎,两部《小鬼当家》共获得票房4.76亿美元,创下真人喜剧电影最高的票房纪录,直到21年后这一纪录才被打破。

电影大卖,麦考利·卡尔金也迅速走红,成为当时最炙手可热的童星,各种电影和节目接到手软,还和巨星迈克尔·杰克逊成了忘年交。当年出演《小鬼当家》时,他的片酬是11万美元;到了《小鬼当家2》,他的片酬已高达450万美元。到1994年因家庭原因宣布“休息”前,麦考利·卡尔金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麦考利·卡尔金曾在一次节目中说,在18岁之前,钱对他来说差不多就是纸上写了个数字,“就那么从桌子上滑过来给你”。

被原生家庭拖累了

14岁就站上了人生巅峰,但此后麦考利·卡尔金却困在了与原生家庭的纠缠中。和很多好莱坞童星一样,他小小年纪就被父母送到娱乐圈“打工”:麦考利·卡尔金的父亲曾做过演员,但他出生时,父亲在教堂当看守人,母亲是个电话接线员,两人没有登记结婚,却已经有了两个比麦考利大的孩子,全家人挤在一间只有一室的小公寓里。父亲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麦考利4岁就登台表演,10岁名声大噪前就演过电视剧和电影。他的两个弟弟也被送进好莱坞当童星,也在《小鬼当家》里出演过。

麦考利赚足了钱,但也失去了童年。那

几年,他一直无休止地工作。等到成年后意识到自己有那么多钱时,他说:“我感觉好像是之前有个小孩在特别努力地工作,然后我继承了他的财产。”

1995年,麦考利的父母分手,两人为几个孩子的抚养权打了整整两年的官司——想想也知道,与其说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不如说是争夺孩子创造的财富。那段时间,麦考利与父亲的关系破裂。他的个人信托基金有1300万美元,但他只想把这些钱放得离父母,尤其是父亲远远的。

麦考利曾提到,父亲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还“嫉妒”他的成功。“他人生中想做的每一件事,我在10岁之前就已经超过了。在我成功之前,他就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没有变过。他还会玩一些心理游戏,让我知道自己的位置。”

直到如今,麦考利和父亲的关系也没有修复。2016年他父亲还说,已经“不把麦考利当儿子”。今年早些时候,麦考利透露:“我合法地将父母的名字从我的信托基金上去掉了,找了一个执行人,专门检查我的财务状况。”

一个简单快乐的人

成年后,麦考利回归演艺圈,但已不复小时候的盛名,“童星长残”反而成了他的标签。在帅哥云集的欧美娱乐圈,长大后的麦考利相貌不够出众,还早早结婚又离婚。1998年,不到18岁的他和高中时代的女友蕾切尔·迈纳结婚,但这段婚姻非常短暂,两人2002年正式离婚。

大多数中国人对成年后的麦考利的印象,除了“长残”,还有“酗酒”“吸毒”“放纵自我”等负面标签。2004年,麦考利因非法持有大麻被捕,还曾被判缓刑。2012年,他在街头被拍到一张“经典丑照”:身材暴瘦、一头蓬乱金发、胡子拉碴,眼神空洞,让人再也无法把他与那个天真可爱的“小鬼”联系在一起。有人说他是吸毒吸的,但麦考利否认了。

不过,他承认人生中确实走过弯路。“我被指控过吸毒,但事情远非那样……我玩过火,这应该是最好的说法。”他说,“但我没有去过什么康复中心,我不需要通过那种方式远离毒品。有那么一两次我必须抓着自己控制,但从来没到需要外界帮助的地步。”今年早些时候,麦考利说自己已彻底远离毒品。“如果人生中那个时候没有毒品,我也不会是如今的我。现在我偶尔也会喝酒抽烟,但不碰毒品。”

如今,40岁的麦考利生活已回归常态,胖了一些,但看上去很健康。他偶尔客串一下影视作品,搞搞音乐,在“推特”上发点搞笑段子,还运营着自己的喜剧网站“兔耳朵”。2018年,麦考利与谷歌合作,还原了几个《小鬼当家》中的经典场景——一个人在床上蹦来蹦去、对着镜子将头发吹成大人模样、独自坐在圣诞餐桌前,唯一不同的是,那个孩子已经长大了。

麦考利2017年底被爆出和同为童星出身的亚裔女演员布兰达·宋在一起,近年来感情稳定。他透露,两人正考虑要个孩子。“我拥有了所有人想要的名声,又逃离了它。我只是一个简单快乐的人。”当一切大起大落重归平静后,那个当家的“小鬼”终于在40岁时拥有了最纯粹的快乐。

他用无人机保护雨林家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晓莹 特约撰稿 杜赫 编译

去年的亚马孙大火,让巴西热带雨林遭遇重大损失,也让全世界为之震惊。其实,今年巴西仍有不少雨林大火正在燃烧,却隐没在更多的新冠疫情新闻中。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仍在以自己的努力捍卫着赖以生存的雨林,而且还用上了无人机。

今年28岁的阿瓦比从小在巴西热带雨林深处的一个部落长大,他们的部落叫乌鲁尤瓦乌,只有250人左右。上世纪80年代前,他们部落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如今,他们生活在巴西西部朗多尼亚州一片约7000平方英里,受法律保护的雨林中,主要依靠种植农作物、狩猎、捕鱼和制药等过活。

然而,亚马孙雨林频发的火灾严重威胁了阿瓦比家乡和部落的生活方式。这些火灾并非自然发生,多数是一些违法行为引起的。此外,还有人非法种植和放牧,砍伐大量植被,通过燃烧树枝、树叶等清理现场,留下的火种极易引发火灾。去年的亚马孙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万公顷,对当地造成了毁灭性破坏。今年,尽管巴西政府从7月中旬就颁布了禁令,但火灾的发生频率依旧有增无减。

“自然就是我们的一切。”阿瓦比说,“它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赖以呼吸的肺,是我们怦然跳动的的心脏。我们不想看到丛林被砍伐,如果砍倒所有森林,天气会变得更热,我们也就失去了河流和狩猎资源,甚至是干净的空气。”

为了拯救家园,去年12月,阿瓦比和其他5名来自土著部落的代表参加了一项无人机操作培训。该课程是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巴西非政府组织“卡宁德民族环境保护协会”共同举办的。

世界自然基金会巴西分会的高级环保分析师阿维诺诺,在培训过程中,阿瓦比和其他代表在第一次操作无人机时就被吸引了,通过无人机,他们能从空中俯瞰雨林。“他们张开双臂接受了这项技术,并很快开始使用。”

无人机可以提供清晰度的图片、视频和GPS地图数据,这些都可以作为向当局举



阿瓦比

报非法活动的证据。穿越茂密的丛林非常困难,无人机可以让土著部落监控更广阔的区域,还能避免与那些非法人员发生冲突。

目前,该项目已向参与亚马孙雨林保护的18个组织捐赠了19架无人机。在无人机帮助下,阿瓦比带领一个12人的小队在雨林中巡逻,监测毁林行为和火灾。第一次使用无人机时,他们发现一片1.4公顷土地上的树木被全部清除了。几天后,他们又捕捉到一架直升机在这块土地上播撒草籽,很明显要将这片土地用作牧场。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报告显示,负责土著居民政策事务的巴西政府机构——国家印第安人基金会已经可以使用阿瓦比提供的地理坐标来调查非法砍伐。

专家指出,尽管无人机变得越来越小,价格也越来越低,但技术并不是万能的。据报道,朗多尼亚州是巴西受森林火灾影响最严重的州之一,但由于巴西政府在解决森林砍伐问题上缺乏行动,也没有制定有利于亚马孙地区发展的政策,遭到来自政界和环保组织的强烈批评。

另外,那些土地掠夺者和非法开采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阿瓦比甚至还因为保护雨林而受到死亡威胁。“我受到了许多威胁,他们在监视我的日常生活。”

尽管危机重重,但阿瓦比还是想继续保护自然资源,为未来几代人的幸福而努力。“我喜欢所做的事情,尤其是保护雨林,我在雨林中长大,现在还住在这儿,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保护它。”